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何申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何申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富起来的于四	(1)
热河大兵	(61)
穷县	(121)
穷乡	(181)

富起来的于四



六年前的冬天，我在柴禾沟村当工作队队长。一天早上，我听门外有脚步声，就开门看。门刚开，把我吓了一跳，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帖子带着风戳进来，村民于四双手捧着说：“有请队长何同志，参加我的婚礼。”我认识于四，他都四十好几了，大儿子都该娶媳妇了。我就问你不是有媳妇吗。他忙更正说是娶儿媳妇，想请队长去帮着陪新亲。我说陪新亲还弄这么大个红帖子干啥。于四说这不是显得隆重吗。对此，我感到挺为难，因为，上级要求工作队不许喝酒，喝了就犯纪律。于四眨眨小眼睛说：“政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啥叫先富起来？就是顿顿有酒喝嘛！我们都喝起来，再把儿媳妇娶到家，你们的任务不就圆满完成啦！”

于四这家伙爱说个顺口溜啥的，在这村里也算是有能耐的人。他把过去往沟外卖的笨柴破成板条，再卖给城里人钉水果箱子，还把一些粗木棒做成铁锹柄拖布杆啥的，这么一加工，就多挣了些钱。旁的村民比他就差得远啦。柴禾沟这地方僻远，山大，除了出柴禾，还出患地方病的二傻子，往路边一站，大嘴一咧，免费微笑，笑得人浑身起疙瘩。我在这样的村开展工作，不争取像于四这样的人，还争取谁。所以，尽管喝酒犯说，我还是冒着风险，去于四家参加婚礼。于四当时乐得屁颠似的，说工作队队长帮我陪新亲，我的面儿重好几千



何申卷

斤。我说你别夸大其辞，他说这是真的。

到了地方我才知道他为啥这么看重我。原来他这个大儿子不大精明，有点“二”，但还不算太傻，太傻乡里就不给开结婚证了。于四有三个孩子，老大叫柱头，二的是闺女，叫春头，三儿是小子，叫锁头。就因为柱头有点不精明，说媳妇就费了点劲，新娘子是后沟老罗家的闺女，叫罗秀子，名不赖，人长得也不赖，就是耳朵有点背，说话还不大清楚，舌头大，如果不说话光站着，挺好的一个人。这要是在前些年，瘸驴搭旧口袋，双方将就点，也就行啦，偏偏这一阵子老罗家日子也好起来了，怎么看怎么觉得把姑娘嫁给柱头有点亏；于四呢，手里有俩钱，正应着那句老话，穷汉子乍富，摇头腆肚。总想摆出点富人的样子，就和老罗家较劲，财礼钱呀衣服钱呀首饰钱呀改口钱呀见面钱呀，都加着倍给。另外，就想在婚礼的场面上震对方一下，所以，除了婚礼排场往大了折腾，就琢磨请几个领导来助阵，村支书村主任自然在内，后来想起工作队管着支书和主任，就又来请我。

于四家是新盖的瓦房，六间，三间一个院，东院他住，西院给柱头，俩院之间有门通着。我到那儿，已经两院子人了，屋里屋外热气腾腾，真有那么股子大操大办的架势。我小声对于四说还是勤俭办喜事好，于四说



都勤俭好几辈子了，也没见好到哪去，我这回就豁出来闹一回，没准还能把好运气留在这儿。

于四的媳妇大名叫罗啥，也是后沟老罗家的姑奶子，现在里外都叫她锁头他娘或于四家里的。她人挺能干，屋里屋外炕上炕下，那是好手，就是相貌上差点，塌鼻梁子。有人会说你是不是瞎编，咋又是不精明的柱头、舌头大的罗秀子，还有塌鼻子的锁头他娘。这您就不了解实情啦，在柴禾沟那样的地方，像于四这一家人的状态就算是上等的了。走路俩胳膊知道甩，拉屎两条腿蹲得下，吃饭俩鼻眼会喘气儿，您就知足吧。要不，后几年怎么就出了这个工程那个工程往山沟里送这送那呢，那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路线，承认还有落后贫困的地方，有需要救助的人。

话说回来，于四为儿子办喜事，是不惜破费，何况他手里确有俩钱儿，也花得起。他就想要个好名声，要个好面子。他请人选的那天是个好日子，晴空万里，红日高照，明明是腊月天，人站在当院不觉着冷。按这山里的习惯，新娘子摸黑出娘家，一大早就接到婆家来。从后沟到柴禾沟这一段路，坐的是拖拉机，从村口到于四家，换坐花轿，锁呐哇哇吹，吹得喜鹊老鸪可村头子飞。这都是于四的主意。于四说要办得隆重，就得多费几道手，就像吃饺子吃面，又是揉又是擀，面的筋骨就



何申卷

出来了。娶媳妇若是两个人胳膊一挎就进屋，门一关就上炕，那还有啥意思啦，那是过去穷的时候办不起才那么办，现在不是办得起吗，就得往复杂里办。帮着张罗的人说那好办呀，办花会有轿，绑结实了，咱往家抬，剩下老人讲的拉弓射箭迈马鞍子绕火盆，您就瞧好吧。于四说好极啦，你就给我张罗吧。这么一张罗，热闹可就大了，连旁的村的人都来看稀罕。

柱头那天是西服领带，领带也不好好在粗脖子上呆着，一会就像个绳套套在脖子上。他手里拿着村剧团的一把弓，大嘴呵呵张着对着花轿笑。罗秀子身着红装，头上蒙着红盖头，叫人搀着下了轿。我一看怪不安的，跟村支书说这么弄有点过了吧，村支书就拽于四的衣襟，说要是有人反映上去可咋办。于四也是明白人，转头说是闹大了点，反正一小会儿的事。我一听也就忍了，还帮他们解释，说射这箭不是射新娘子身上的邪气，这是古希腊传说中的爱情之箭。

我这话才说完，满院子人都喊起来，原来忙乱中忘了嘱咐柱头，拉弓射箭是让你摆个样子，拉三下空弓就行了。这柱头实诚，让干啥就干啥，顺手摸过来一根高粱细杆，架弓上说等着，嗖地就给射过去了，没射着罗秀子，却把送亲的她舅给射着了。好悬呀！离眼珠子差两分，眉头上血哗地淌下来。这一下子就乱了，罗家送



亲的哪能干呀，拉着新娘子就往回走，罗秀子的盖头也掉了，瞪着眼珠子呜噜呜噜也不知道说啥。

于四当时汗就下来了，窜到大门口拦住，说哪有新娘子不拜花堂就出大门的。罗秀子的娘家人说你们射伤了新娘子她舅，这个亲不能成了，你们要想结亲，就重新再办一回吧。锁头他娘嗷嗷叫着说那可就坑人啦，那么着就还得下聘礼给财礼钱，我们折腾不起呀！

我和村里干部见此情景，只好上前帮忙，好说呆说让人送罗秀子她舅去医院，旁人留下接着办喜事。于四在村里人缘不错，大家也挺给他面子，嚷嚷一阵，就把刚才的事撇到一边，又乐乐呵呵地吹锁呐放鞭炮往屋里迎新娘子。下一个项目是迈马鞍子，罗秀子没费事，挺长的腿一下就迈过去。再往下是一溜三个火盆，都是柴籬子浇柴油点着的，半人来高的火苗子，着得腾腾的。过去有一段相声说新娘子跳火盆给燎了，其实到真格的时候不大可能，因为按这里的做法是绕火盆，新娘子在三个火盆之间绕一个S弯，就算过去了，未来的小日子也就热火腾腾了。何况，还有人领着新娘子，新娘子再紧张，也不会往火上跳。该着这天出事，陪罗秀子的这位伴娘怕炮，炮一响她就来尿，面对着这三盆火，她不怵，但叮当山响的炮，崩得她受不了，挤出人群就往墙根跑。剩下罗秀子一个人，她就朝前看，于四媳妇着



何申卷

急，恨不得新娘子一步跨进屋，她就喊：“秀子，绕！”

罗秀子挺水灵的大眼一眨，问：“跳？”

众人：“绕！”

秀子：“跳！”

这都是转眼之间的事。罗秀子耳朵背，心里又紧张，一抬腿就往火盆上迈，你想那能迈过去吗，呼啦一下就把裤裆给燎着了。旁边的人看不好，上前把她拽一旁，抄起灶上捞饭的笨篱叭叭拍一顿，火星子倒是没了，裤裆拍得精湿。那位往墙根跑的也裤裆湿着跑回来。好在人多场面乱，一乱遮百丑，俩人拖着两条湿棉裤进了正屋，拜天地，入洞房……

事后，就因为于四大操大办婚礼，还搞封建迷信，我被上级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顿。我开始还解释，说富裕起来的农民，心里欢喜，有些做法有点过分，还是可以理解的。领导说坚决不能理解，富裕起来的农民，应该把精力放在捐资助教捐资修路上。我自愧水平低，回到村里想发动于四捐钱修小学校的房子，好掩饰一下前面的过失。让村主任去找于四，村主任说于四去城里签协议去啦，他要办一个规模较大的木板加工厂。

照理说我们应该很好地帮助于四办厂，但那一期工作队重点抓思想教育，又是刷大标语，又是开座谈会，防止和平演变。于四把协议签回来，同时也就带回对方



投入的资金，他美滋滋，小瘪肚子一个劲想往高里腆。我把他叫到村委会，说于四你再有钱，也不能瞎折腾啦，这么做不合时宜。

于四说：“让您为我挨批评，怪对不起您的。不过，因祸得福，我现在的运气，都是给柱头办喜事办出来的。”

我说：“拉倒吧，两条湿棉裤，还嫌不丢人呀！”

于四说：“妙就妙在这两条湿棉裤上，我找人算啦，两条棉裤从一进屋到喝完喜酒老‘湿’着，那就是来了两位‘老师’，老师现在光彩。而且，我家人这阵子净头晕发昏，是燥气太盛，有两条湿棉裤给湿润着，就合适了。”

气得我哭笑不得。后来，我一琢磨我犯不上跟他生气，我也要离开这村了，就说：“过去都是穷折腾，你现在富了，别瞎折腾。”

于四说：“要想富，还得折腾，一停下来人就打蔫，货就收摊。”

我说：“算我求你啦，在我没离开这村的这几天里，你安生点，别给我添麻烦。”

于四说：“哎哟，你说晚啦，算卦的说我要想办好这木板厂，就得让我家大门朝着河开，要不然，犯火神，着火。我刚才把门扒了，有一个坐车的人停下来问



何申卷

是咋回事，我就跟他说啦……”

我问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于四说：“说是验收你们工作的领导。”

我让他给气糊涂啦。

过了几天，那位领导真的带人来验收了，我汇报了情况，人家问既然群众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，为什么还有人相信算卦的扒大门呀。我连忙检讨说是我的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不扎实。这时，于四拿着个大红信封进来，说我要捐资助教，这是五千元钱。六年前五千块钱是个钱呢！各级领导到处找这种典型。所以，那位领导很高兴地跟于四握手，请他坐下抽烟喝茶。于四说这完全是工作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，重扒大门心明眼亮了。领导一下子认出来，谨慎地问：“你不是听了算卦的才扒门吗？”

于四说：“我那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思想进步，才扯那么个谎。”

领导说：“那你的真实思想是什么？”

于四从兜里掏出本地图册，打开说：“领导您看看，原先我思想跟不上，原因在哪儿？”

我们都愣了：“在哪儿？”

于四说：“在我家大门的方向上。我家虽然是正房，但门朝着公路开。公路在东面，‘文革’时认为这是开



对啦。现在看开差啦，你们瞅瞅东面和谁扯一块去啦？美国呀！再绕到那头就是苏联！这还了得，我不能跟他们连成一片。”

领导皱起眉头还真仔细看地图，说：“纬度倒是在一起，问题是远了点吧。”

于四说：“噢，远点没事？那我这五千块钱就甬捐啦……”

村支书跳起来喊：“不远不远，这也就是一指头多长嘛！”

领导也只好说：“你这个朴素的感情，还是不错的，值得表扬。”

于四为使我不为难，掏了五千块钱，我心里挺不安。工作队离村时，我去看他，话里也就带出来。于四正在木板加工厂里指挥着人垒两个小庙，我说这是啥庙，他说一个管天晴，一个管下雨，破板子时就出太阳，着火了就下雨。我哭笑不得说你还想掏五千块钱咋着。他说还得掏好几万呢，给村里修路，当然，拉板子也方便。

我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只是说将来有什么事到城里找我。这实在是句客套话。于四说到时候找你可别烦我。我当时以为他不过是随口一说而已。



何申卷

像我这样工作在“地区”的干部，下乡是常事。按照前些年的行政建制，地区的工作重点是各县农村，市这一块和地区平级，不归地区管。我参加工作就在地区，人虽然生活在市里，但除了在机关，一开展工作，就到县里到乡下。我又学着写小说，到下面就要找人聊聊，也算是认识些人，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很少有人来找我。我从柴禾沟回来，以为那一页生活也就翻过去了，于四将来或许能在我的作品里，闪一下他的影子，当然，还不能用真名，以防止出麻烦。

大概是在转过年的春天，我已经调到报社工作。有一天天气突然热起来，街上人乱穿衣，岁数大的还穿毛衣，女孩子们穿裙子。我正在办公室看稿，门卫打电话说您的一位老朋友从乡下来看您，我刚要问从哪来姓什么叫什么，电话里就换了人了，高声问听得出我是谁吗。说心里话，我特怕这一手，一天接好几十电话，啥事都有，脑袋乱成一锅粥，突然有一位几年没联系，甚至好几十年前的同学张嘴就问听得出他是谁吗，那实在是严厉的考试。你若说听不出来，也不合适，一般张嘴就问听得出我是谁吗这话的人，多半是当初有过较长时间交往的人，你说你听不出来，就好像看不起人家似的。我对这种情况慢慢地也有了经验，就说让我想想，哎哟，这电话里声音不太清楚呀。往往对方就自报了姓



名。这天我这些话还没用，电话里那人就说：“我是柴禾沟的于四呀！你嫂子侄子侄女都来看你啦！”

我赶紧迎出来。门卫还以为是我的哪门亲戚，颠颠地送到楼里。一见面吓了我一跳，于四两口子，柱头和罗秀子，春头锁头，六口人，男的皮夹克，女的大绒袄，背着抱着提着毛毯暖水瓶床罩布料子等等，个个满头是汗。于四胖了，头发有点稀，才一年多没见面，他见老了。

坐到会客室里，我要给他们沏茶，于四说厕所在哪儿，我指给他们，六口人争先恐后的就奔过去，见到水龙头，几个人就争起来，柱子埋下头不抬起来，罗秀子说你饮驴呢！咋也得让旁人喝口，你爹的嗓子都骡子声啦。于四说别一下喝呛了炸了肺，让你娘喝几口吧，她靠嘴出气儿，嗓子拉风箱啦。

我赶忙跑过去，说有茶水。于四说啥水也没这凉水痛快，这个城里，又没处喝水，又没处撒尿，真能把活人急死。楼里的人都过来看热闹，于四还挺客气，说打扰各位啦。我忙让众人回去，又指明男女厕所的门，但于四媳妇还是跟着于四进了男厕所，把一个在厕所里的男记者吓得嗷嗷叫着窜出来，直喊：“你们上访找群工部，怎么跑这来啦！”幸亏我过去，那记者才拉倒。

总算又回到会议室坐下，我说快把外衣脱了凉快凉



何申卷

快。于四媳妇说是啊，都怨于四非让穿这么厚，差点热糊涂了。我说于四你也是，干啥让人家穿这些。于四苦笑道：“我怕穿赖了让城里人笑话，卖东西的也宰我们。”我说：“你穿成这样，人家宰得更准。”于四把皮夹克扔到一边，把鞋也脱了，盘腿坐在沙发上，恢复了常态说：“宰一刀两刀，咱还受得了，城里人现在也怪不容易的，听说有发不出工资的啦？”

我怎么说好呢，那时发不出工资的还很少，大家都很忌讳谈这种事。我摇摇头，说有也是极个别的。然后我笑笑说：“咋着，你发大财啦？要做大贡献？”

于四笑道：“大财轮不到咱头上，要说发个小财嘛，倒是真的，不瞒您说呀这一年多，我折腾得不善，挣了些钱，这回来市里呢，主要是给春头买嫁妆，她要结婚了。”

我忙给他们道喜，但和春头面对面时，我发现她沉着脸，一点笑模样也没有。我就觉出事情不妙，看来是这姑娘不大愿意。我赶紧扭过脸说别的，不承想于四指着春头说你这丫头别不知好歹，爹给你说这门亲事，完全是为你好。春头看来也不在乎我在跟前，说我看是为你好，他家卖木头，你好破板子，你还不如把我嫁给做棺材的呢，你那板子更好卖了。于四嗷地一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说：“反了你的啦！我供你吃供你穿，又拿这



么多钱给你买嫁妆，你问问你妈，她嫁给我时，不就带一件夹袄过来吗？你要金有金，要银有银，你还想干啥！”

春头说：“我不想嫁到大沟里去！我宁愿一个子儿不要，我也要到城里去。”

于四说：“你以为城里馒头不要钱呀！”

春头说：“我自己能挣！我挣不来馒头我挣窝头，挣不来窝头我挣稀粥！”

于四说：“你想气死我咋着！”

我赶紧劝解，说有话慢慢说，不要动气，并把于四领到我的办公室，把他和春头隔离开。我说老于啊，这都啥年代啦，你还搞包办婚姻，有点不合适呀。于四瞅瞅我又瞅瞅关着的屋门，说这话您可不能当着春头的面讲，那么着我可就前功尽弃了。我点头说那当然，要不我咋叫你到这屋来。于四叹口气说：“嗨，您说那话在理，可我现在不是给卡在这坎儿上了吗！”

我问：“啥坎儿？”

于四说：“不瞒您说，我这二年不是顺当嘛！不是成了村里的首富嘛！结果，聘闺女就卡在坎上了。”

我问：“那是咋卡的？”

于四说：“明摆着嘛，门不当户不对呀！”

我不由地皱眉：“你这么着，可是有点多余啦，门